

名师讲语文

周益民

讲语文

于漪 刘远 主编



语文出版社

名师讲语文

于漪 刘远 主编

讲语文

周益民 著

周益民



NLIC2970440397

语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周益民讲语文 / 周益民著. —北京: 语文出版社,
2009.6
(名师讲语文/于漪, 刘远主编)
ISBN 978-7-80241-169-2

I. 周… II. 周… III. 语文课—教学研究—小学
IV. G623.3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30642 号

周益民讲语文

周益民 著

*

语文出版社出版

100010 北京朝阳门南小街 51 号

E-mail: ywp@ywcb.com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本 14.25 印张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定价: 29.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序

在我国古代，对教师职责最权威的论断，无疑是唐代著名散文家、教育家韩愈的那句名言：“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在那个时候，道传得深刻，业授得扎实，惑解得透彻，因而在施教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赢得了良好的声誉，便成了“名师”。到了近代，我国传统教育的精髓与从欧美、日本等国家引进的新的教育学说相互沟通、交融，对于“教师”角色的定位又有了新的更科学的认识，对于“名师”的要求也有了新的内容和标准。

我国历来重视师道的传承关系。所谓“名师出高徒”，短短五个字，道尽了师徒关系的全部奥秘：要被承认是“名师”，必须要有实绩，必须要能用科学的、有效的方法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高徒”来；“名师”与“高徒”之间，前传后承，关键在一个“出”字，怎样才能“出”，怎样便不能“出”，现代教学法的精髓就在于努力探求这“出”的规律和“出”的艺术。

说到“传承”，还有个方式和渠道的问题。先秦时代，万世师表的孔子，留下了一部《论语》。世上有“课堂实录”，在中国，最早恐怕就是这部《论语》了。到20世纪，这种教学实录也还流行并有所发展。如梁启超20年代在东南大学作长篇讲演，其讲义经听讲人记录后成为他唯一的一篇论述中学以上语文教学问题的重要论文：《论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后来，夏丏尊、叶圣陶曾经应邀到上海广播电台就阅读和写作问题作了几次广播讲座，讲稿后经整理便成了他们合著的《阅读与写作》。这是现代传媒第一次成了传播语文教学经验的渠道，这也是现代版的“名师讲语文”之一例，那已经是20世纪40年代的事了。

改革开放以后，最早通过课堂教学实录传播“名师讲语文”的，当推华东师大教育学教授瞿葆奎领衔主编，1980年3月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优秀语文教师上课实录》。出版之后，立即风行全国。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教育教学改革的逐步深入，各种以“优秀教师”“特级教师”等“名师”名义编辑出版的“教学实录”“教育文库”“名家丛书”等纷纷出版，与各种讲习活动和竞赛活动相配合，掀起了一股向“名师”学习的热潮。其中以江苏教育出版社于1996年7月出版的“中国著名特级教师教学思想录”丛书为代表，从中可以看出这种“名师”读物的基本格局。因为标明是“教学思想录”，所以每位特级教师的介绍都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特级教师”本人“夫子自道”，详尽地讲述自己对语文学科的特点和规律的认识，以及自己从事语文教学实践的基本经验（即编者认为的“教学思想”）；



第二部分是精选一篇课堂教学实录，具体展示这位特级教师的课堂教学实况，便于读者从“实况”中进一步领会这一位特级教师是如何把自己的教学思想付诸实践的。这显然是在瞿编本“上课实录”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

不过，“名师”具有历时性，累代“名师”，都反映出他们所处时代的风貌和特色。就20世纪而言，第一代“名师”，工于文史的，就有章太炎、王国维、梁启超、鲁迅等等；第二代“名师”，就有黎锦熙、胡适、陈望道、夏丏尊、叶圣陶等等；第三代“名师”，就有张志公、张中行、向锦江、冯钟芸、张毕来、刘国正等等；到了第四代“名师”，便有斯霞、于漪、霍懋征、钱梦龙、沈衡仲、章熊、鲁元等等。以上只是举其荦荦大者，碍难尽述。如今是第五代、第六代了。对于这些新生代的“名师”，该怎样通过新的传媒和新的编著来传播他们的教学思想和教学经验呢？教育部语文出版社特别策划了一套《名师讲语文》丛书。其“特别”之处主要表现在：

一、选录的都是新生代的语文教学“名师”。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正是新一轮课程改革有力推进的历史阶段。在这新的历史阶段，必然要涌现出一批新的、在改革过程中搏浪前进并作出新贡献的教学“名师”。对于新的课程改革，新的语文课程标准，以及根据新课改精神和新课标要求实施语文教学，许多语文教师感到困惑，感到无所适从，这些新生代名师会结合自身体验给他们解惑的钥匙和指路的明灯。

二、结构新颖，内容丰满。该丛书拟出20册，每位“名师”一册，具体书名是《×××讲语文》。每册由四大板块（现今“板块理论”大流行）组成。第一大板块是“我的语文人生”。这一板块，我特别赞赏。前几天，我收到属于第四代“名师”系列的挚友福建省语文特级教师陈日亮先生的一部新著，书名赫然是《我即语文》！他认为语文教师，除了会教语文以外，他的一言一行都应该在语文运用方面堪为典范，语文教师的人生应该是与语文结缘的一生。这大概就是语文出版社诸公此番策划《名师讲语文》时设计第一讲为“我的语文人生”的根本意图。第二大板块是“我的语文理念”。新一轮课改十分重视教育教学理念的更新，那么，新生代的“名师”讲一讲自己的“语文理念”，讲一讲自己对语文和语文教学的认识，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第三大板块是“我的语文实践”，就是以实录的形式呈现原生态的课堂教学过程和内容，再加上主讲者自己的“反思性和说明性”文字，这就同瞿编本和苏教本又有所不同了。更具新意的是第四大板块“我的教学语录”，这是以往任何一种“实录”“文库”“丛书”都没有的，就是新生代的名师，以条目的形式汇集自己富有个性色彩的教学言论。我希望这些语录，至少主要部分应该说得既符合语文和语文教学规律，又确确实实富有个性色彩。

我们期待这套新的丛书能以新世纪特有的风貌呈现在读者的面前。

顾黄初

2007年5月22日于扬州瘦西湖畔

目 录

我的语文人生

那时年纪小·····	(1)
星空有支真纯的歌·····	(7)
我成了长大的孩子·····	(15)
揣着关怀慢慢走·····	(33)
找回语文教育的本体价值·····	张 华 (33)
对诗化语文的思考和追问·····	徐冬梅 (36)
诗化语文与语文教学的审美化·····	戚尚荣 (44)
澄明润泽——周益民老师课堂教学艺术美学解析·····	余小刚 (49)

我的语文理念

追寻童年的语文课堂——诗化语文的“诗”与“思”谈片·····	(55)
让语文课堂成为儿童“梦”的故园·····	(63)
诗化：语文回归的应有情怀——由《天鹅的故事》教学说起·····	(67)
低年级阅读课：寻找一把童年之“尺”·····	(70)
“第三件事”：为了文学与童年的欢聚·····	(77)
班级读书会：自由欢愉的精神家园·····	(83)
弹奏起学生心灵与生活的和弦——基于人教实验教材的习作教学二人谈·····	(91)
发展性作业：放飞学生的潜能·····	(96)
守望儿童心灵的故乡——由《亲人》一课感受窦桂梅的教学追求·····	(101)
以儿童视角建构“鲁迅”意义·····	(107)

我的语文实践

- 听听，那大地的声音——《只有一个地球》教学记录····· (110)
- 语文课堂“意义对话”的求解——《半截蜡烛》教学记录····· (122)
- 由语词的密林聆听温暖的歌吟——《去年的树》教学记录····· (131)
- 为心灵寻找一块栖息地——《小王子》(节选)班级读书会记录····· (139)
- 穿越真假的迷雾 抵达童年的哲学——《皇帝的新装》教学记录····· (148)
- 在此岸与彼岸间——《对岸》教学记录····· (162)
- 想念那话语之乡——《童年的月亮爬上来》教学记录····· (171)
- 语文教学，追求什么样的精彩——《鹬蚌相争》案例与评析····· (190)
- 让书香温暖童年——《乌丢丢的奇遇》读书会记录····· (199)

我的教学语录

- 我的教学语录····· (217)

那时年纪小

从很久很久以前开始

知道梅子涵先生，真的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那时候，我还在上小学，读四年级。那个学期，订了江苏《少年文艺》。《天鹅》《课堂》《走在路上》……梅先生的这些作品都是在那个时候读的。后来又发现，在拥有自己的《少年文艺》之前，从不知什么渠道读到的旧刊中的《马老师喜欢的》，竟然也是梅先生的作品，并且还是他的处女作。我不禁有些得意，原来自己一不小心竟然成了梅先生的第一代读者！

一般说来，小孩子读书不怎么会太过在意作者，可我偏偏是个例外，对创造故事的人崇拜之至，自然就毫不费力地记住了刊物里频频露面的“梅子涵”。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梅子涵”这个脱俗的名字是很让一个文学儿童想入非非的。有一年，梅先生的一个短篇获得了年度优秀作品奖，某一期的刊物封二上一溜儿都是获奖作者照片，那些人如今大多成了中国儿童文学界的风云人物。梅先生的照片在中间，他站在学校的教学楼阳台上（现在想来应该他任职的上海师大吧），臂弯夹着一本书，正酷酷地望着前方。令人有点遗憾的是，别的作者都是近景照，可他偏偏让摄影师取了个远景，让我们既“印象”了作家的面目，又仍保留着一丝神秘。最最重要的是，近年来，我一直想考证梅先生那豁了牙但绝不漏风的童话嘴巴源起于何时，可即使拿了放大镜每每到此也只得功亏一篑。

评论家论说作品时常常弄得复杂无比，而在一个孩子眼里，事情就变得简单多了，所谓作品的区别只有两种，好看的和不好看的。在当时小小的我心中，梅先生的作品自然归入“好看的”之列，并且排名绝对靠前。给喜欢的作家、作品排名是孩子乐此不疲的，梅先生的作品中，我当时最喜欢的是短篇小说《走在路上》。小远带奶奶去看电影，时间已经很急了，可奶奶还慢吞吞的，真急死人了。小远开始不耐烦，甚至开始讨厌，一个人走在了前头。奶奶真的老了，很多事儿都不懂。可是在小远小时候呢？小远老要趴在奶奶的肩膀上，让奶奶背着到马路上去玩。那时



候小远什么都不懂，什么都要问，奶奶什么都能告诉他。奶奶还顶着烈日拉车子。一瞬间，小远突然觉得自己应该等一等奶奶，搀着奶奶一起走。小说写的不是我的事，可我分明在里边读到了自己。我小小的心犹如微风掠过树林般起了某种颤动。“走在路上”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成了根植我心的一个意象。成年后，读到一些人对这个作品创作技法的分析赞赏，但在我，它的恒久魅力永远来自其间的感情碰撞。

写作这样作品的人，一定善良真挚；喜欢阅读这样作品的人，一定真挚善良。

长大后，我成了一名小学语文教师。

我们的班级每天都有固定的“阅读时光”，那是一个文学的亲近仪式，自由的宁静是它的主旋律。可是有那么一回，静寂的室内猛地爆出一阵欢笑，是个胖乎乎的小男孩。看着四面诧异的目光，他搔搔头发，不好意思地抿住了嘴。谁知才隔一会，他的笑声又抑制不住地炸响。什么书有如此的魔力？我来了兴趣，凑过去一看，原来是梅先生的《曹迪民先生的故事》。班上同学的心也都痒痒起来了，干脆，让小胖子每天读上一段吧。于是，那些个日子，“阅读时光”成了名副其实的“欢笑时光”。笑吧，那是真正童年的声音；笑吧，那是真正童年的表情。

写作这样作品的人，一定有颗活泼泼的心；阅读这样作品的人，活泼泼的心一定会属于他。

这样的猜测在结识梅先生之后，几乎随时都会得到证实，凡梅先生在处，必有欢声笑语。不过众人笑得肚子叫疼的时候，他的表情通常酷酷的，连笑肌都不会提一下，属于上乘功夫的冷幽默。

不过，站在讲演台上的梅先生，更多的则是绵里藏针的尖锐与殷殷童心的期许。梅先生是个彻底的儿童本位主义者。永远记得那个略带凉意的早春，在古城扬州，他深情地讲述着斯蒂文森笔下的李利，莫大的会场犹如无风的湖面，潮水却在每个人的心底涌流。从此，“点灯人”在愈益众多的有追求、有梦想的语文教师心中，成了一种精神资源。

我们开始把文学带到校园，带进教室，带上讲桌，也送入孩子们的书包。

我们开始走出单纯的练习与频繁的测试，走出机械，走出日渐的麻木，站在了经典与优秀眼前。

我们开始对童年进行文学的描画，阅读、讲述、诵吟、聆听……我们和童年一起欢欢喜喜成长。

我们开始分明地看见了童年的另一种神情，我们终于“把童年逗笑了”。

我常常猜想，那个小胖子，那些“小胖子们”，他们成年后，某一天谈起已经成了梅爷爷的梅先生，一定会这样说：

知道梅子涵先生，真的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儿了。

程玮住在我的童年里

我家的书架上，摆放着厚厚一叠《少年文艺》杂志，纸页已经泛黄，色彩已经暗淡——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小学时代的“文物”。夜深人静，我常常会穿过周边那些装帧考究的“现代”书籍，小心翼翼地抽出它们，细细抚摩、回味，就如约见日日牵挂在心的故友。

其实，大多时候，只是为了捡起那个日渐逝去的昨天，更只是为了默念那个已经太过熟悉的名字——程玮——一位在我心中永远年轻的女作家。

最初接触她的作品时并未在意作者，是她的文字打动了幼小的我：清新素朴的语言，含蓄深沉的内蕴，是“用心弦很轻地弹奏一支属于自己的曲子”。《淡绿色的小草》《See You》《小溪从心中流过》《孩子、老人和雕塑》，平平淡淡，可又意蕴绵长，叫人能够静静地坐在那儿什么也不想，可又想上好半天。忽然有一回就留意到了作者，原来，自己读着的那么多满心欢喜的小说，竟都出自一位年轻得仿佛姐姐般的作家之手！自此，再有杂志时，自然首先“择名”而读了；再订杂志时，也就仿佛只为着程玮了。尽管后来接触到了更多的作家和更多美好的文字，然而，在那幽静的一角，永远住着的只能是程玮。真应该感谢那段时光，黄蓓佳、郑渊洁、梅子涵、曹文轩……这一个个动人的名字就在那时走进了我的心灵深处。及至成年后的某一日，在影院邂逅程玮的《豆蔻年华》（影片改编自程玮的作品），那若狂的神情令同伴们好生诧异。

前些日子，通过北京的一位朋友，终于辗转觅得程玮小说集《今年流行黄裙子》，反复阅读，倍感亲切，真恍若又回到了纯真的孩提时代。于是，在那几个午后，沐浴着一室的阳光，我“自私”地给我的那帮孩子们也读起了“程玮”。

一位朋友很认真地说：“益民，你的文字有程玮的影子。”其实，又何止文字？

程玮的平平淡淡、至真至纯晕染着我。语文教育不就是要还给学生童年的美好与纯真吗？仿佛自己都未曾在意，我的课堂开始追求一种真善美相融的情愫。

去年暑期，朋友相邀上一节阅读指导课，我选定了主题单元《大海啊，故乡》。四篇诗文从不同角度展示了大海的丰富与神奇。文字并不艰深，意象也不隐晦，以我的阅读经验似乎很轻松地完成了解读。

然而教程的设计并不顺利，心中充斥着浮躁与急迫。一个声音在远处隐隐传来：你还没有走进大海！是的，主客两分式的准备中，我所操作的仅仅是技术罢了。

怎么办？

恍惚中，想起了孩提时代读过的程玮的小说《白色的贝壳》。依稀记得当年的疑惑，“我们的头顶上”怎么会“仿佛也是一个海”？翻出来，再读读。时间的距

离悄然浓缩，当年的大海神奇依旧。抛却了一切的功利，重以一颗剔透童心聆听感悟，心地豁然开朗，一片澄碧。找到了，终于找到了，那片心中的海，那片找了二十多年的海！突然间就起了一种急欲诉说的冲动，真想立刻领着孩子们去轻叩大海之门，踏浪而行。亲爱的朋友，你说，是我走进了大海，还是大海走进了我？

感谢“程玮”们，是他们为我的人生打上了一层底色，为我的旅程积淀了一个起点！纷繁的世界里，我心宁静。有一天，我终将老去，而“程玮”——在我的童年里永远年轻！

于是我想，我的那帮可爱的孩子们，在他们的童年是否也该住进这样一位“程玮”？

飘飞在童年的歌声

小时候，我是一个内心渴望歌声的孩子。学校的时间里，流淌歌声的日子不能算很多，但也绝不少。年轻美丽的音乐老师拉着手风琴，我们摇头晃脑地唱着“海鸥海鸥我们的朋友，你是我们的好朋友”“蓝天里，有阳光；树林里，有花香”……我们不知道也不去关心这些歌是哪儿来的，只知道唱起来那么快乐，仿佛整个人都要飞起来似的。根本记不清哪一天甚至是哪一年，快快乐乐地哼唱时忽然就瞥见了歌谱右上方的名字，我们当然知道，住在那个角落的两个人就是写这个歌的。其中有一个叫做“金波”，当时觉得这名字真有点特别，不过一个孩子并不会引起太多的联想，我一门心思只对那些好听的歌儿感兴趣。就这样，动人的音符犹如长空的云絮，从我的童年一直飘到成年。

4年前的一天，从一个孩子手里发现了一本新书——《乌丢丢的奇遇》，一看作者，竟然就是那个熟悉的名字，刹那间，童年的歌声又在心中飘响，仿佛来自遥远的天际，可又分明回荡在耳边。

夜晚，翻开崭新的书页，熟悉的旋律就开始弥漫。那真是一个静谧得叫人连呼吸都需要小心翼翼的童话。乌丢丢的奇遇就是一首歌，一首只有心之弦才能奏响的歌。童年太需要这样的歌声了。

从此，每天的午后，我和班上的孩子们都会走进乌丢丢的世界，静静地聆听那生命里的歌声。整整两个月，我们体验着，发现着，也提起笔记录着自己内心的和声。

有一天，这50个孩子的几万字的“和声”飞到了金波先生的手中，很快地，我们就收到了金波先生的回信，他说：“同学们不但读进了故事，还能思考、发现故事背后的思想，十分难得，十分可贵。能有这样的小读者和你这位优秀敬业的老师，



是作家的幸福。本来想给同学们写封信，但总觉得语言无法表达我对同学们理解我这本书的欣喜，也无法表达我对你在阅读教学上所做的出色工作的感谢。”随信他寄赠了一首诗《走进书的世界——赠江苏海门实验学校五（7）班同学》：

翻开书本的每一页，
都像走进一个新的世界，
眼睛变得应接不暇，
心灵体验着发现的喜悦。

书像大海，我们像一条鱼，
书像蓝天，我们像一只鸟，
美丽的成长记忆，
就从这里开始闪耀。

书页里夹着白天的阳光，
书页里夹着夜晚的月光，
无论多久，每一次翻开，
生活都会在这里飘香。

日子因阅读变得丰满，
阅读像吮吸生命的甘泉，
知识让心灵长出了双翼，
我们从书的世界里飞起。

这实在是给孩子们的最为宝贵的礼物，我们立即将金老的手稿放大布置在教室的小书吧中。这可算得上是由“和声”引发的“和声”了。

其时，学校正策划举行阅读文化节活动，我突发灵感，何不把金老的赠诗谱上曲作为我们的节歌？音乐老师也非常兴奋，很快谱就。只是由于歌曲的需要，需对原词作少量改动。我去电征询意见，金老说能作为你们的节歌很高兴，至于改动没有任何意见。随后，金老又将歌曲送《儿童音乐》副主编、作曲家舒小模先生，请他帮助修改。后来这首歌还在该刊发表。

相隔虽有千里，但书中世界却让我们心手相牵，长少相知。如今，阅读文化节已作为学校的传统一年一度地举行下去，金老的这支歌也由一届届孩子唱响。美好的旋律回荡在校园的上空，更飘飞在童年的天空。

在文学的地图上

在下了N次决心后，这个夏天，我终于背上“家”的行囊，从家乡小城来到了南京。尽管明明知道现在连地球都已经成了一个村庄，可心里还是免不了有一丝若失的怅然。

不过奇怪的是，走在南京的街头，我并没有一种异乡人的感觉，相反心里倒升腾起一种终于归家的思绪。

南京对于我，并不只是石头城的地理概念，她牵系着我的童年，联接着一份杂志，代表着许多个美丽的名字，讲述着一串串动人的故事。

在那段懵懂的青涩岁月，《少年文艺》一路陪伴，一路点亮。记得当时刊物的地址在南京“高云岭”。许多次对着这个地名遐想，不知道那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地方，不知道那儿究竟有着一间怎样的神秘小屋，怎么就有了那样的文字魔力，叫人的心飘啊飘啊，一直飘向遥远的地方。那儿，飘来过黄蓓佳的“小船”，飘来过程玮的“小草”，也飘来过郑渊洁的“魔方大厦”；那儿，有一个如今移居童话而当年住在小说里的周锐……最最叫人想不到的是，当年那个常常出现的名字怪怪的梅子涵，有一天，我竟然走进了他的课堂！“高高的云之岭”，真是远方的一座仙山，叫人好不神往。

小时候就会唱一首歌，叫《浏阳河》，那是一条欢欣地流淌在歌声里的河。南京，则是一座属于我童年故事里的城市，无论古时的城墙，抑或现代的高楼，于我，都不及定格于儿时记忆影像的一份刊物，一串故事，一群名字。

换了南京的手机号，给儿时偶像黄蓓佳去个信息，一会儿，铃声响起，竟然是黄老师！听着她明媚爽朗的声音，我恍惚觉得，她就住在隔墙的邻家。是的，“高云岭”就在身旁。

从此，我有了两个家。



星空有支真纯的歌

有些名字不会忘

——写在斯霞老师仙逝之际

有些名字，只要一想起，心底就会漾起无尽的暖意，斯霞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想起她，内心深处就会洒满一室的暖阳。

斯霞是我知晓并且景仰的第一位名师。

还在很小的时候，大概读二三年级吧，每天放学回家，都要路过小镇的新华书店，于是，进去看一看也就几乎成了每天的必修课。书店不大，进去迎面就是一排“凹”字形玻璃书柜，里面陈列着各种书籍。一日，忽然发现边上的书柜里安安静静地躺了一本新书，封面朴素而淡雅，至今依稀记得书名是“斯霞教学经验选”之类。小小的我就想，这个斯老师一定是位很厉害的老师，都出书了！

第二次与斯老相遇则是在书中了。

大概四年级时吧，不知怎么的阴错阳差购买了一期教师阅读的《语文学习》丛刊（上海《小学语文教师》杂志前身）。在该期的最后一页刊载了全国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会成立的报道，这其中我发现了唯一一个熟悉的名字：斯霞。她被推选为副会长。

斯霞是个好老师。我默默地想。

随后，偶然地，总会有斯老的信息不期而遇。我常常痴痴地想，能有这样一位老师该多幸福！

工作了。1993年，我终于见到了斯老。那年，省教研室在无锡举行江苏省小学语文青年教师优课评比活动。坐在观众席中，忽然人群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原来，斯老出现了！啊，她就那么真切地来到了我们中间，同我不过相距十多米！她笑咪咪地坐在评委席上，就像奶奶，一位慈爱的邻家奶奶。

下午的活动要开始了。随着人流正赶往会场，一抬眼，站在前方不远处的不正是斯老吗？不高的身材，紫红的毛衣，花白的头发，慈祥的面容。也不知哪来的勇气，我快步走上前，恭恭敬敬地叫了她一声，并小心翼翼地问：“您能给我签个名吗？”斯老看着我，乐呵呵地说：“行啊！”便接过笔和本子，一边一笔一画地写着，一边说：“写得大大的。希望你们年轻人身上啊！”我看着她，傻傻地，这便是那个孩提时代就走进自己心中的老人吗？

接过斯老递回的本子，我细细端详：柔中带刚的笔力，“斯”字末笔下端很飘逸的短拐撇，呵呵，跟书本中见到的她的签名完全一样。

以后，斯老的言论成了我阅读的关注。我甚至突发奇想过，斯老用自己名字的谐音设置了“思遐”课，咱们能不能也在名字上琢磨琢磨？

去年7月，一位前辈告诉我斯老病重的消息。我默默地为她祈祷着。谁料春天还没到来，她却已经永远地沉睡了。

想起斯霞，就想起她的童心，想起她的母爱，想起她的笑脸，想起她签名时的那个瞬间，想起“斯”字末笔下端那个飘逸的短拐撇。

夜，很深了。我拿起手机，给南京的特级教师刘军发了条短信：

斯老的送别会上，替我鞠上一躬。

今夜无眠

尽管年纪不算太大，并且骨子里甚至有点天真地认定自己还是个翩翩少年，但在内心的某个角落，却总把记忆安顿，仿佛要叫自己活在昨天之中。浏览最新的时报，置身热闹的街市，不经意间总盼望能够嗅出些许泛黄的气息。

网上游弋，各类时闻迎面扑来，令人招架无力。但我还是每次都愿不厌其烦地键入那些早已尘封的名姓，那些已然退隐的语词。重温是一种快乐，偶有新的邂逅那便是加倍的幸福。

我相信冥冥之中存在着一种神秘的力量，因为今夜，就在今夜，一个喜悦在前方守候着我，等待着与我相约。

我不止一次地设想，在这神奇的网络，它已经存在多时，它看见了我一直的漫无目标却又不曾动摇的寻觅，它理解了我涨溢于心的那份虔诚。它之所以不把到来的日程提前哪怕一天，完全是为了要我好好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然而，它终究不忍再看我双眸的湿润，它终究被我的执著打动，于是，不带任何征兆地平静地来跟我赴这一次约。

默念着最诚的祈祷，将文件连同喜悦、焦灼一同下载，等待的过程显得无比漫长。

真的是泛黄的不时闪烁的老胶片，随即，欢快跳跃的音乐弥漫开来，不用说，这是属于童年的歌声。岸边开满菊花的小桥上，一群孩子走了过来。孩子们簇拥着一位奶奶，那么和蔼，那么精神，她走在金菊飘香的秋天里，走在如鲜花般可爱的孩子中。

她，就是斯霞老师。

她走向的，是那永远走不够的讲台。今天，她要跟这些孩子一同学习“我们爱老师”。

声音不再清脆，但却那样和暖；容颜不再清丽，但却那样慈爱。站在简陋斑驳的讲桌前，平凡、素朴得叫人想起乡下的外婆。轻轻地走过去，扶一扶书本，没有任何的雕琢，不作任何的修饰，但是，举手投足间透出的爱的力量却胜过了任何的修饰和雕琢。目光永远平和而宁静，温暖地抚过每一个孩子的心房。

“‘关心’是什么意思呢？老师平常是怎样关心你们的？”

“斯老师问我为什么把手放在嘴里，我说我的牙齿活动了。斯老师就替我把牙齿拔了。”

“一次天很冷，周小松穿的衣服很少，斯老师就找了一件衣服给他穿了。这也是老师关心我们。”

这哪里是教学的艺术，分明是一种人格的力量。这哪里是在上课，分明是一种心灵的交流。这是一堂课，可我们分明看到了每堂课。爱是细节，斯老正是在细节之中诠释着她的爱。

一字一句，一笔一画，一丝不苟。这些刚入学的孩子啊，你们可知道，你们正享受着无数人艳羡的幸福。

袁微子老先生当年称斯老“于质朴中见真功夫”，诗人臧克家为她题诗云“一个和孩子常年在一起的人，她的心灵永远活泼像清泉”，成尚荣先生盛赞斯老是“完美的永恒存在”。诚哉斯言。

下课的铃声响了，孩子们像小鸟般涌出教室。他们玩起了游戏，跳起了找朋友的集体舞，啊，斯老师也在中间，你看她拍手、举臂、转圈，跳得多欢！她是里边的真正的大孩子。

这一年她 70 岁。

记得斯老离开的时候，一位叫萧玲的记者在其名为《母爱走过的日子》的纪念特写中，用飘动的胶片式样呈现了斯老各个阶段的相片，从此，这个意象在心底再也挥之不去。今夜，看着她，听着她，不由又想起那些个意象。是的，她完美地存在于时间的河流中。

影片最后的时间告诉我们，这段记录离今天已经差不多三十年了。但我想，它不会尘封，不会退隐。它会感动今天，它会感动永恒。

关闭电脑，推窗望去，繁星点点，万籁俱寂，这繁华都市的一隅已然安睡。我这颗客居他乡的孤寂灵魂，在今夜被包裹得异常柔软。

校园有条青砖道

那都是些十几年前的事了。

当年，海门实验小学的校园布局属于典型的长方形对称式，站在校门口，透过

一幢幢教学楼的走廊，能一眼洞穿整个校园。与目光平行穿越的是一条直直的走道，从校门口一直延伸至最里端的生活区，很像一条规规矩矩的轴对称线。走道全由块块小青砖侧砌而成，较两边地势略略高出，路面有着些微的凹凸，偶尔还有薄薄的青苔黏附，显出很有些根底和来历的样子。加盟实小后的第一眼，我的双脚就不可救药地喜欢上了它。从此，每天三点一线的生活，便都以青砖道连接。

早晨、午间、傍晚，不经意地，总能在走道上遇见一位儒雅素净的中年男士，或步行或骑车。是谁呢？

师范毕业前，从报上得知，海门实小有位叫张兴华的知名特级教师，他“用生命的液汁浇灌智慧的花朵”。于是，去海门实小，去张兴华的身边，成了我的梦。

梦想成真，我是幸运儿。但我又是不幸的，我加盟实小的同时张老师调往了教师进修学校。办公室同事经常描述张校长（调离实小前任副校长）的课堂风采与治学佚事，捕捉的信息愈丰富心中的遗憾便愈添增。

一个黄昏，当有人骑着车驶近我身旁时，凭直觉，此人应该就是张老师吧。我犹豫着轻轻叫了声“张校长”，他似乎稍稍有点诧异，随即转过脸很温和地点头笑了笑。目送着他青砖道上前行的身影，有一种说不出的快乐在我的心里涨溢。

又是黄昏。正埋头走着，突然一辆自行车到我身旁刹住了，一抬头，原来是张校长。他微微一笑，说，咱们一块走走。他推着车，很随意地问着，是刚毕业的吧？哪儿人？教几年级？班级孩子教得顺手吗？莫非黄昏里的一个童话，曾经的遥远就这么突然来到了身边。他的普通话字正腔圆，音色饱满而有弹性，这在当时的中年教师中很是鲜见，我着实吃了一惊。也就是那一回，我发现青砖道竟然如此短小。

从此，走在青砖道上就有了期盼。从此，青砖道的行走成了我们的“移动二人沙龙”（当然都是我讨教他解惑）。

在青砖道上走了一年，新的学期，张校长回到了实小。老师们欢欣无比，可我却隐隐有一丝担忧——在这一年中，我不止一次地听同事们谈论张校长治学、治校如何严谨，近乎苛刻，为上好课有多少教师被他“训”到落泪。我性格内敛，但并不属于很刻苦的一类，骨子里甚而有点反叛任性。他能包容吗？

“要把每一课都当公开课上！”一开学，张校长就在校会上告诫全体教师，同时，开始了对青年教师的全面听课活动。早晨的校园总是一片忙碌，语文教师在教室指导晨读，数学教师则在办公室书写小黑板、准备教具，绝不会有人闲聊。晚上，青年教师自觉夜办公，当一身充实踩着青砖道回宿舍的时候，星星却似乎倦到发困了。在这种氛围里，我自然不敢随便，精心准备了《春蚕》一课，默数着日子，等待着他的到来。

这一天，这一课，应该写入我的个人“史记”。课毕，我忐忑地跟着他回到办